

# 哀 儲炳耀學長

黃文鎔

六月二十八日，友人朱椿規先生自曼谷返臺，帶來儲炳耀學長在東浦寨，遽然病逝噩耗，至感哀悼。緣先生服務之丹商 Christiani & Nielsen (Thai) Ltd. 公司，與日本某工程公司，合辦東浦寨境內大橋工程，其基樁部份，由 C&N 公司負責，近因雨季將屆，先生不辭辛勞，抱病親往督促。夫人陸女士，知先生體弱多病，故常親侍左右，因相偕於六月十四日自泰飛來，詎二十日左右，初傳先生臥病，二十四日，即以心臟及肝病併發，藥石罔效，病逝客地矣。

先生旅泰三十餘年，任 Christiani & Nielsen (Thai) Ltd. 公司總工程師有年，泰境之著名橋樑及建築物之設計及承辦，多與有力焉。該國工程界，莫不知有 Mr. P. Y. Chu 其人。

先生對友熱誠，尤其致力教育，提携後學，更不後人，年前偕夫人返臺觀光，對本省各項進步，更樂為彼邦人士宣揚。

夫人陸女士無出，惟嗣子現就讀本省新竹僑校，嗣女留美。

謹誌哀思如次，藉申微忱：

緬維學長， 德備才良，  
澤及梓里， 望重彼邦，  
中外推崇， 同懷有邦，  
哲人其萎， 哀思難忘。

## 交人大 周學長 文晉 今日世界

去年十月十三日，有一頭小白鼠坐了美國火箭到太空中去，安全重回大地，成了太空研究史中一件大新聞。在上海出世的電子工程師周文晉博士，現任美國波希·阿瑪公司的阿特拉斯飛彈部主任，是這件新聞的幕後英雄。他設計製成的電子計算器，供飛彈的自動航行設備應用，可能是日夜星際旅行中的得力工具。

我到這位謙虛溫文的科學家的辦公室中去訪問時，先祝賀他的成功；他微笑地說道：「我們做科學工作的人，最好還是在幕後努力。」

自動航行設備通常稱之為「慣性導向器」，能準確指導飛彈擊中六千英里外的目標。周博士認為這種設備現在僅在草創階段，前途發展未可限量。我們且聽周博士的解釋：

「十年前，慣性導向方法是個嶄新的概念。為此種設備進行研究的少數科學家，和航空工程師們，對它在太空航行中的重大意義，並未想到。他們所關心的，主要在於如何改良飛彈中的電子導向設備。他們可以說是研究一種副產品，並不明瞭主要產品的重意義；他們集中精力於實用性的問題，還沒有斷定其中許多原理問題的重要性。」

「我決定將自己的研究工作從地上實用性問題上進一步去在物理和數學立場上來進行深入的探究。」

「這樣一來，我可以從慣性導向設備的全面結構上來鑑定它各組成部份之間的關係。我們一旦明瞭了慣性導向設備的基本原理之後，就可以滿懷信心來進

### 電子計算儀 交大電子研究所 計劃於十月裝置

（中央社訊）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所長李熙謀博士，八月三日對記者說，該所對於今年十月裝置「電子計算儀」，作為訓練國內的電子科學技術人才之用。李熙謀博士說，目前遠東各國中，僅有日本設置了「電子計算儀」，但是日本所用的是「類比計算儀」，比起我們將要裝置的「數位計算儀」要顯得陳舊些。這位前任教育部常務次長說，這件事情的決定，是去年六月他在瑞士日內瓦出席會議時，向「國際電訊聯合會」秘書長葛洛斯特提出而獲得同意的。

這座電子計算儀的裝置計劃，將在聯合國特別基金款項下撥助美金卅三萬四千八百廿五元，中國政府將補助新臺幣一千一百一十二萬元（折合美金約廿七萬八千元）。

李熙謀說，電子計算儀的全部器材，將由「國際商業機械公司」租給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期限三年，每年租金是美金二萬元，三年以後中國的科學家將用自己製造的電子計算儀。

他說，聯合國將在儀器運來的第一年中，派兩名專家到臺灣來指導裝置的技術，並講解使用的方法，第二年將增加到三名，第三年減少到兩名。

他說，在明年春天該校研究所將訓練二十名使用儀器的技術人員，並將和臺灣電力公司、臺灣糖業公司、以及臺灣省鐵路管理局會商合作技術問題。

行它的實際應用工作。我認為這是個人對美國太空研究工作所作的主要貢獻。」

周博士從原理問題中再回頭研究實際應用問題時，創製了電子計算機，現在被用在阿特拉斯及其它太空飛行設備之中。在此之前，雖然也有了兩種電計算機，但它們體積較大，經常要維持工作，不宜供太空飛行之用。

美國無人駕駛轟炸機中應用的電子計算機，重五百磅，有舊式辦公桌那樣大小。周博士將計算機中主要路線板縮小之後，使它成了只有兩英尺見方的小箱子。這小型計算機在一九五六年中間世，阿瑪公司因此得到美國政府的合同，並得此種計算機採用於阿特拉斯飛彈中。但是，周博士並不滿意於此一成就。他不斷設法減小計算機體積；最近採用光學化學板，使計算機有縮小到一英尺見方的可能性。

四十一歲的周博士，由於如此出色的貢獻，主持了阿瑪公司阿特拉斯飛彈研究工作。他常赴各地去指導及協助進行慣性導向研究工作。

周博士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一九四一年移居美國，進麻省理工學院求學。他的畢業論文受到通用電氣公司當局注意，受聘於該公司的航空工程部，未幾便升任為武器控制設備部主管人員。

二次世界大戰後，他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繼續研究電子自動控制設備。一九四八年他受聘於紐約大學作研究工作，開始研究慣性導向問題。他的研究受